



幸福的風火光雷

從「香港小學生閱讀習慣問卷調查」想開去

■ 文：超活

幸福的風送

每逢暑假，無論是電視、報刊還是網絡上都會討論家長給子女安排了不同的暑期補習班和興趣班，前者是為了讓子女在派位的呈分試上取得佳績，後者則是以防一旦派不到心儀的中學而需要「叩門」時，可以博取青睞，總之就是要確保子女「贏在起跑線上」。就在「怪獸家長」、「直升機父母」等名詞出現前，我自己心裏直管叫這些父母為「屏風樓家長」，因為他們總是替孩子編排出密密麻麻的「學習／溫習」時間表，就像為了「炒盡」地積比率而建出一排排密不透風的「屏風樓」，儼如一幅更高更光鮮的現代長城，擋住了所有外來的清風吹散滿城溽暑。同樣，父母執意填滿孩子的空檔，要孩子為未來優渥的生活不斷裝備自己，其實也像「屏風樓」一樣，擋住了所有給孩子帶來幸福的風送。



怎樣才算是給孩子帶來幸福？著名日本兒童心理學家松居直先生在其《再次撒下幸福的種子》中這樣定義孩子的「幸福」：

圖畫書能孕育出充實的內在，但是如果沒有心靈的交流，圖畫書不過就是個普通的物件罷了。是父親和母親的聲音讓圖畫書發揮作用。這些聲音交織出的語言，將孩子引進了圖書的世界。這時，幼兒一定能在和父親或母親手牽手的情況下，滿心喜悅的體會到圖畫書神祕而多彩多姿的世界。這種感覺就是「幸福」。根據我的經驗，在幼兒時代反覆體驗這種感覺的人，長大之後才能真正感受幸福的滋味。

原來「閱讀」是孩子的「幸福種子」，那麼父母即使沒空共讀，至少也該預留足夠的餘裕給他們去閱讀。啟思出版社在 2015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就閱讀習慣，以問卷方式訪問了 653 名小學生。在「閱讀時間和地點」一項，我們得出下面的結果，期望可以讓家長和老師，獲悉現今孩子的一些喜好，從而更易在他們的心中種下「幸福的種子」：

比較右面兩個圖表，便會發覺每週閱讀超過 50 分鐘的學生，在校閱讀只有 32%，在校外閱讀則佔 46%；而每週閱讀超過 100 分鐘的，校內和校外閱讀的比率則是 15%

和 26%。這大概是由於在校內，學生有許多不同的「任務」，又或者太多不同的活動，令學生難以專注閱讀。由此推想，如果家長在課外還給學生編制「屏風樓時間表」，學生根本無閒餘靜心閱讀。誠然，如果希望提升孩子閱讀的效果，親子共讀是個不錯的方法，父母不一定要跟孩子說故事，可以各自讀不同的書，這樣以身作則，示範專心閱讀所獲得的樂趣，最能幫助孩子從「心野狀態」進入「心靜狀態」，更快投入閱讀，並獲得更多樂趣。訓練學生盡快進入閱讀的狀態，其實是節制力和專注力的培養。不少調查都顯示，這兩項能力愈高的孩子，日後的成就也愈大，所以多留一點閒暇給孩子閱讀和想像，較給他們編排密密麻麻的學習時間表更具長遠效益。

上述兩個項目的「相關比率」(即 Correlation，數值愈接近 1，表示兩者愈有正比關連)高達 0.479，大概是由於閱讀行為是有延續性的，學生只要開始了閱讀，便期望能讀完整本書。無論家長或老師，引導學生開始閱讀後，可以在他們讀畢一本書時予以適當的鼓勵，逐步幫助孩子養成閱讀習慣。調查又問及「最喜歡的閱讀地方」，結果顯示「家裏」一項的平均分高達 2.44 (3 為最高)。現在有不少家長都將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視為學校的任務，但從數據可見，原來這個任務由家中長輩牽頭帶動，可能更事半功倍，這令所謂的「家校合作」有了另一重深意。

圖 1 在校內閱讀課外書時間
(一星期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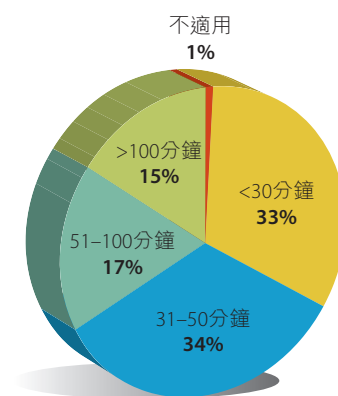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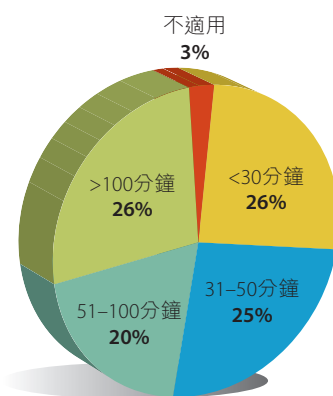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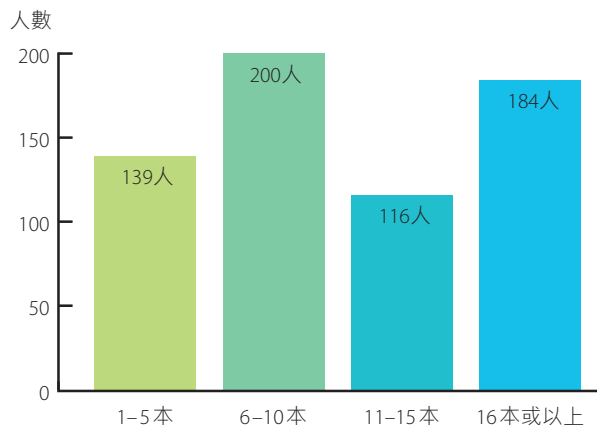


圖 2 在校外閱讀課外書時間
(一星期計算)



至於閱讀量方面，結果相當意外，我們常聽見現在的「Z世代」只愛打電玩或沉溺網絡聊天，但調查結果則顯示，每月閱讀量達5本以上的，639人中有200人，佔31%；10本以上的，甚至達300人，佔47%。更出乎意料的倒不是閱讀量，而是從圖1和圖2的數據可知，受訪學生的「每週閱讀時間」大多只有半小時，而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於2013年就「閱讀習慣」訪問過千名學生，結果顯示三分之二受訪小學生，每天平均花不超過一小時閱讀，結果跟本社的調查結果相近，這顯示在這三年間，小學閱讀風氣沒有怎樣熾熱起來。每天如斯短促的閱讀時間，卻能消化如此多的閱讀量，這意味抑是學生只是快速瀏覽，可能只為了應付家長或老師的要求，其實不求甚解；抑是他們閱讀的所謂課外書，文字量不多，是較淺薄的讀物。如果上述推論符合現實，那麼無論是哪種情況，都算不上是理想的閱讀習慣，這又再顯示親子閱讀的重要，因為只有家長在旁指導，甚至一起讀，才能有效提升孩子的閱讀素質，所以說不要當「屏風樓家長」，不然擋住了的不單是孩子的幸福，也是家長陪伴孩子成長的幸福。

圖3 每月閱讀量



幸福的燄火

燄火，就是孩子閱讀的興頭，如何點燃起來並將之搵旺，似乎就是閱讀成效的關鍵。是次調查就學生閱讀喜好所透露的端倪，大概可以讓家長或老師視為點燃孩子閱讀興頭的藥引。

表1 學生喜歡閱讀中文課外書的類型及其與中文科成績的關係

書本種類	性別		年級		中文科平均成績等級			項目平均*
	男	女	初小	高小	A	B	C	
生活故事/小說	2.92	3.16	2.98	3.05	3	3.11	2.63	3.03
科幻故事	3.19	3	3.04	3.19	3.14	3.17	2.88	3.11
歷史故事	2.95	2.9	3.01	2.85	2.9	3.02	2.75	2.93
人物傳記	2.76	2.71	2.85	2.63	2.67	2.82	2.71	2.74
寓言或童話	2.95	3.25	3.24	2.91	3.15	3.07	2.89	3.08
中國或世界名著	2.81	2.86	2.89	2.76	2.97	2.81	2.47	2.83
作家散文	2.33	2.63	2.4	2.5	2.59	2.42	2.13	2.45
漫畫	3.44	3.13	3.35	3.29	3.32	3.37	3.23	3.32
科普知識	3.1	3	3.18	2.93	3.12	3.13	2.69	3.07
生活知識	2.78	3.06	2.97	2.81	2.86	2.96	2.65	2.89
歷史知識	2.87	2.77	2.93	2.71	2.85	2.90	2.47	2.83
語文知識	2.79	2.93	3.05	2.62	2.81	2.97	2.58	2.84
藝術知識	2.76	3.3	3.22	2.72	3	3.04	2.72	2.99
宗教知識	2.4	2.56	2.67	2.23	2.4	2.55	2.29	2.47
旅遊資訊	2.64	2.8	2.78	2.62	2.62	2.76	2.79	2.70

* 此欄數據為全部受訪人（沒有條件篩選）評價的平均數

從上表可見男生最感興趣的三類書種，興趣度由高至低依次為：漫畫、科幻故事、科普知識，這大概說明了何以用「科普知識」闡釋動畫和漫畫中的「科幻元素」如何不符現實的《空想科學讀本》會在日本熱賣，還不斷出版續篇，而且每次出版都會給譯成中文，在港、台等地流行。所謂「空想」，倒也真

的暗示了引發小學男生探掘事物的竅門，就是先跟他們一起欣賞漫畫或動畫中的「奇想」，然後以「逆向思維」引導他們去想為甚麼現實中這樣不可行，例如看過《侏羅紀公園》後，或許你還沒法明白何解小男生上街也要帶上幾頭樣子兇惡無比的玩具恐龍，但你仍然可以跟他們一起驚歎恐龍體形龐大，然後告訴他們，即使基因複製技術成功，但現在地球大氣的含氧量低了，恐龍應該無法長得像侏羅紀那時般巨大。如果孩子追問下去，那便引導他們自己去找答案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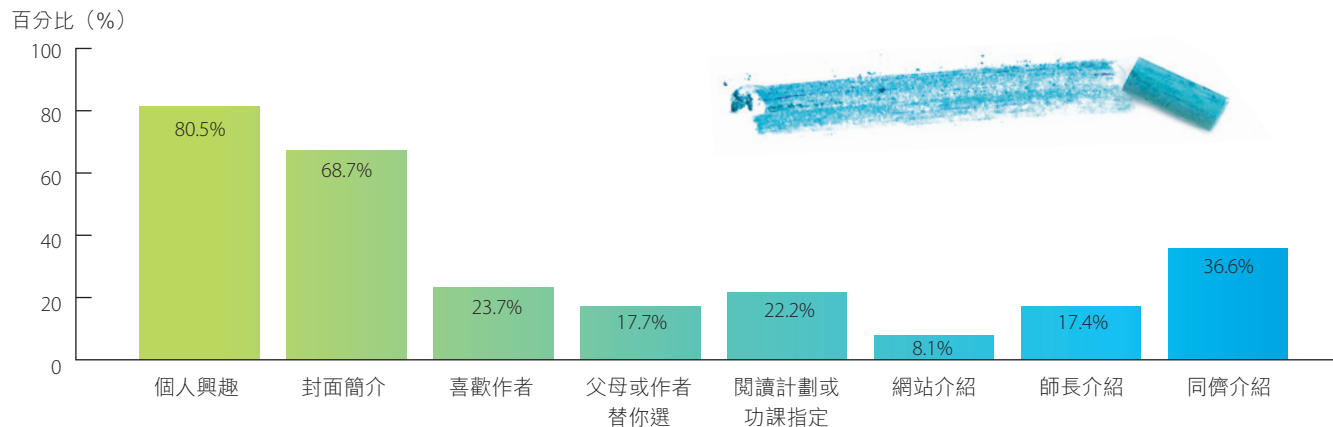
至於女生最感興趣的三類書種，興趣度由高至低依次為：藝術知識、寓言或童話、生活故事／小說。這大概跟近年小學女生多習樂器、愛作各式手藝（針黹、陶瓷、畫畫等），美感意識萌芽得早之故，所以對藝術知識的書種特別感興趣。另外兩種都屬故事性較強的類型，這跟女生感情較纖細敏銳，喜愛尋找友儕的認同不無關係。在調查中有好幾名女生都表示希望可以增添《魔雪奇緣》的圖書。此童話的魔力從其相關產品成行成市，相關的「冰上歌劇」場場爆滿及主題樂園急建專區作招徠等狀況可見一斑，實在值得家長和老師細想一下究竟當中有甚麼吸引地方。教人詫異的是，電影角

色竟以冷傲內斂的姐姐艾莎（Elsa）較熱情活潑的妹妹安娜（Anna）更受歡迎。電影中，艾莎自我放逐到雪野，一邊唱“Let it go”，一邊用魔法建冰雪城堡的一幕，是賺得不少女生熱淚的高潮。究其原因，可能是女生在成長過程中都像艾莎那樣，急於找到自我，很想快些成長獨立，卻又不敢逾越規範，而這一幕代她們將感受和盤托出，並具體呈現成華麗的冰雪城堡，滿足了女生的美感追求。由此觀之，如要引起女生的閱讀興趣，不妨多選成長故事，並且就內容乘勢開導。孩子讀完《魔雪奇緣》後，不妨鼓勵她們試着讀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理智與情感》，那壓根底就是另一齣艾莎跟安娜的成長故事。

總括而言，燃點閱讀的燧火的步驟是：啟、示、錄。啟——啟導孩子說出他們的喜好或關注；示——以提問引發討論；錄——就是記着問題重點，耐心跟進。

是次調查有問及學生的選書準則，結果如圖4，超過八成學生表示選書是根據個人喜好，這是可喜的現象。根據「2012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分析，表現較好的學生普遍認為自己擁有學習自主權。

圖4 選書準則





幸福的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是葉子吸收二氧化碳後，通過光解製造自身所需的養分，並排出氧氣。將這概念套用在閱讀上，一言蔽之，就是如何將吸收的知識轉化為有用的能力。在不少家長眼中，有用的能力必然跟學業成績掛鉤，而多看書想必能提升語文成績。有趣的是拿學生「每月閱讀量」跟其「中文科平均成績」作相關比率測試，便會發現兩者沒有明顯的正比關係；但「中文科平均成績」及「校內平均成績」則表現了明顯的正比關係，相關比率高達 0.641（數值愈接近 1，表示成正比關係愈強）。許多人或許就此認為閱讀量跟語文水平沒有必然關係，但家長必須明白，「中文科成績」跟「語文水平」是兩碼子的事，而「語文水平」跟「創意能力」和「思辨能力」差異更大。

從頁 5 的表 1 可見，即使「中文科平均等級」為 A 的學生，在眾多書種中，也是對文字量最少的「漫畫」最感興趣，達 3.32（4 為最高），而「閱讀成果」一項的調查顯示有 82.7% 的學生將「閱讀視為娛樂」，這倒是教人安心的，因為只有這樣，學生才會主動閱讀。家長切記不要將閱讀太功利化，要求立竿見影。在光合作用的過程中，家長要擔當的該是「陽光」這個刺激角色，而不是站在旁邊猛吸葉子排出的「氧氣」的旁觀者。

談到成績，還有一項資料不得不補充一下，就是調查顯示女生的中文成績達 A 級的有 38%，略高於男生的 34%，而 PISA 2012 的結果同樣顯示女生的語文成績略高於男生，這可能跟男孩較遲熟的成長步調有關，家長不宜攀比和強拔男生的表現。

幸福的雷鳴

雷鳴，總跟在霎眼的閃電後，而且聲威最響。閱讀不該只是聚焦於某些時興的話題，而該看是否能滋養出自主學習的能力。歷來自主學習的定義非常廣泛，但懂得運用圖書館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是次調查問及學生的讀物來源，結果顯示如果按使用率計算，學校和公共圖書館所得的平均分分別是 3.82 和 3.61（4 為最高）。由此可見，學生對圖書館的環境並不陌生，但可能只視之為書本供應站或歇腳點，未必懂得盡用館內資源來探掘自己有興趣的項目，所以如果家長和老師能多引導學生善用圖書館，除了可以強化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還可以讓他們對知識的分門和體統有初步的掌握，這樣當可大大提升學生搜集資料和串聯概念的能力，達到真正的「通識」水平。

是次調查還發現學生對電子書並不抗拒，不少還表示喜歡電子書多於實體書。就這個現象，有些教育工作者憂心學生的語文水平將因網絡語言的污染而進一步下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 PISA 2012 年的成績發表後闡析所謂「動機落差」的衡量標準——哪些國家的學生有動機、熱情和毅力去使用便宜、方便的電子媒介去學習新知識，哪些國家就是全球化裏的贏家。由此觀之，只要認清資訊科技僅是教學途徑，而非教學焦點，不要掉入「雷聲大雨點小」的形式主義排場中，相信香港學生仍會因閱讀而感到充實的幸福。



是次問卷調查概覽：

http://www.keyschinese.com.hk/medias/portal/keys_bulletin/2015_10/Keys_Pri_survey_2015.html